



### 勇闖傳媒路

日前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從電視新聞看到莘莘學子們拿着這份成績表，就要忙着構想應該申請哪間大專院校，選擇希望入讀的心儀科系，為自己的前途籌劃，讓已屆退休之齡的我看得很是感慨。從報道中看到，狀元學生大都選讀醫科，也許他們本身多選讀的科目為理科吧，亦有可能受這幾年的疫症影響，因此目標也多定在成為一個救急扶危的醫生。那麼本身多選文科科目的學生呢？不知他們大多希望於大學選讀哪一科呢？

其實以文科科目為主也有很多科系可供學生選讀，十多二十年前提前同學會選修傳媒有關課程，尤其是新聞系，一些大專院校傳播系是熱門的學系，報讀人數多，收生分數自然也高，曾經有幾間大專院校新聞系每級學生達160人，為該校內最多學生的學系。這大概是因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傳媒業相當發達，無論是電子媒體抑或印刷媒體都比起現在更百花齊放，當時報紙加上雜誌，分日報、晚報合共超過百多份，有些報紙日銷三四十萬份，一些雜誌每期也達20多萬本；而電子媒體也都是黃金年代，電視收視率每日平均也達200多萬人。每天大家都是透過傳媒才得到本地和國際任何方面的資訊，傳媒在所有人的生活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既然如此不可或缺，自然吸引年輕人進入行業，希望能夠對世界有那麼一點影響力。

### 動物的尋根之旅

與小朋友到海洋公園這一天，按慣例入園第一選擇就是「熊貓館」，這一天適逢大熊貓「安安」去世，陪伴港人23年的兩隻大熊貓相繼離世，兩間熊貓屋空空如也，難免觸景傷情。

人類和動物都有天壽之年，「安安」終年35歲，等於人類105歲，是目前世界上人類照顧下最長壽的雄性熊貓，其實也沒什麼遺憾了，唯一的憾事，「安安」、「佳佳」居港20年，沒有在港留下愛情結晶。對於港人來說，這對大熊貓，既是珍貴的國寶，又是國家送給香港回歸兩周年的禮物，是有更深一層的意義。

小朋友對熊貓壽命十分好奇，為何「熊貓35歲等於長壽了？」「野生生長熊貓有幾多歲？」「為何熊貓的家鄉在四川？」「四川在哪兒？」

來到另一對熊貓「盈盈」、「樂樂」居住的展館，隔離更有四川小熊猫相伴。這裏有熊貓家鄉臥龍地圖，更有辨別熊貓情緒聲音的導賞，小朋友的興致更大了。

「安安」的鄰居是來自四川成都動物園兩隻可愛的「川金絲猴」，貴為亞洲最珍貴的猴種之一，擁有淺藍色的臉蛋和亮麗的橙金色毛髮，然而牠們家鄉野外的「川金絲猴」，正面臨棲息地被破壞的威脅。孩子一連串的問題，開始了對中國四川求知之旅。

認識四川，當然要探長江，揚子鱺是很好教材。中國獨有品種，主要於長江下游流域生活，在安徽、浙江和江蘇省內出現，野生約50歲壽命，圈養可達70歲，由於棲息地受到破壞，現僅存150條。再聽聽祖父母說說海洋公園內「中華鱖」的故事，孩子就問「長江在哪兒？」想不到這次遊海洋公園，卻令小孩子對中國地理發生興趣。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到內地交流，認識國家，是最好的國民教育，當然這是不錯的提議。對於幼小學生，到海洋公園也是認識國家的啟蒙教育，小朋友對動物世界想像力豐富，非常容易代入溝通，不用說大道理，為動物尋根，也就是為人類自己尋根。



### 什麼是「一城兩制」

上一期我寫了《「一城兩制」的由來》，有讀者反映，好像還沒有寫完？也有讀者問我，為什麼香港有「一城兩制」？

我曾經在英國住過一段時間，認識在英國生活的新界原居民，他們曾包一架飛機回香港，乘客全部是同一姓氏，為的是回鄉祭祖，我不禁要問自己，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回鄉祭祖？不是不想慎終追遠，而是沒有先天和後天的環境。然而新界原居民祠堂宗廟的牌位近千年，從來沒有因為戰亂、政治鬥爭等等因素而中斷過，這是新界原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值得我們尊重。

我們不妨將新界視為由內地到港九，或由港九回內地必經的中間地帶。新界在1898年7月1日到1997年6月30日之間是英國向清朝租借的土地，所以在法理上新界仍屬於中國（從清朝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以租借的形式租借給英國，所以中國是大業主，英國只是租客，租期99年。

新界土地的本質就與香港、九龍不同，我想說明，新界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地位，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

第一，新界不單在地域上和香港島、九龍半島有別，在政治、行政和管治方面也有所區別；

第二，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在土地使用權和擁有權方面有所不同；

第三，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受到基本法第40條保護；

第四，新界鄉議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新界事務上唯一的法定諮詢機構，是新界的最高民意交換場所和民意的代表機構。

由此不難理解，「一城兩制」是天然存在於我們的城市，只是一般市民不知詳情而已。這與港英時期為了方便管治而有意淡化新界與港九之不同有關，例如，1898年4月14日曾經發生激烈的新界原居民對抗英國接管新界地區所發生的「六日戰爭」；又如，早期的港九人士，觸犯某些法律會遭遣解出境，遣返內地，而新界原居民觸犯同樣的法律，則不受此制裁；再如，新界有「理民府」而港九則是「民政事務司」；直至今天，新界原居民不用交地租，而港九市區是需要的等等。

曾有一位朋友第一次到訪新界古村後，有感而發地說：「這裏不像香港，也不像廣東農村，它是獨樹一幟的新界人文風景。」

新界原居民以家族、氏族形成的自然村落，不自覺地保存了近千年的中華文化。內地在進行現代城市化後，中國傳統式的自然村落幾近沒有了，而台灣的中南部偶見兩三家宅院（不會超過四百年歷史）僅供遊客觀賞而已，只有在新界地方能發現中華文化的傳統印記。

當我們了解到港九與新界無論土地性質和人文生活的不同，就不會產生有沒有特權的疑問了！



### 尋常之菜

尋常菜，不尋常。沒毛病。說其尋常，因易得；說不尋常，因之前未嘗過。晚餐，桌上多出一小碟菜，色澤暗黑，毫無美感。鹹菜？我這樣想着，伸筷子夾了點兒入口。嗯，確是鹹菜。看上去，像蘿蔔縷子、醃菜櫻子，品嘗起來，味道不像。「不是花菜葉子麼？」母親一提醒，我忽然意識到「是」。

花菜葉子鹹菜，去年吃過一次，一時沒想起來。花菜葉子能醃鹹菜吃，去年之前，別說吃過，想都沒想過。老家那邊很少種菜。我小時候家裏有菜園，十幾平方。種過的也就白菜、蘿蔔、胡蘿蔔、豌豆、豆角、茄子、土豆、香芹、辣椒、西紅柿、韭菜。一塊不大的菜地，這次種這幾種，下次種那幾種。這些菜蔬中，常種的也就白菜、蘿蔔、茄子、韭菜。花菜這種模樣東西，從沒種過，到底是種在地裏還是長在樹上的，我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不知道。不光我，老家那邊的左鄰右舍，知道的恐怕沒幾個，至今還不知道的，應該也有。那時的集市上好像沒有花菜賣，啥時候有的記不清了，現在倒是常見，不再稀罕。花菜包得緊實，在家裏炒菜，火候不好把握，不是太熟就是太生，也不易入味。反正我不喜歡吃。後來市面上出現了一種綠色的「花菜」，有「短柄」，不那麼緊實，叫西蘭花，喜宴上常見，味道還不錯。只是，有時做不好，有種青幫味，微苦澀。再後來，一種白中浸染了淡青色的「花菜」出現，抱得緊實，看上去有些鬆散，聽說叫「有機花菜」。做菜，比花菜入味，比西蘭花少了些青幫氣，掌握好火候，入口鮮脆，有滋有味。有一陣子，只要我去超市買菜，一定選一兩個帶回家。這3種花菜，最喜歡有機花菜；其次西蘭花及花菜。

老家那邊，經常有人買花菜吃，西蘭花和有機花菜也不罕見。但從沒見過誰家炒花菜葉子吃，也從沒見過用花菜葉子醃鹹菜的。去年，二姨家的大表嫂拿了些花菜葉子鹹菜來，我第一次吃，今年，第二次吃，也是表嫂拿來的。二姨家多農田，適宜種蔬菜糧



◆作者著《被忽略的主角》第253頁，海外的新界原居民包攬返鄉祭祖盛況。作者供圖



### 「安安」引來狂想

香港人對動物喜愛的程度，可說與日俱增，看日前「安安」逝世賺過多少人熱淚，多少人對牠哀悼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安安」像所有的熊貓一樣，活着的每一天，都與世無爭與人無爭，一生總是自己悠閒地與人親善以及予人一種自然高雅得近乎哲學般啟示，這幾年社會動亂和疫情困擾下，給人們帶來無限歡樂，驅散過大家隱藏內心無名的苦悶，你說「安安」如何不可愛！

「安安」如是，牠的近親遠親貓狗狗亦如是，不知是不是人們對動物接觸密切多了、寵愛多了，受到人們愛的感染，不知不覺潛移默化，很多動物也漸漸愈來愈與人性格相似，不少網友從YouTube傳來的短片中，有按早晨時間喚醒主人起床，為他準備鞋襪的大狗，有為女主人安撫和照顧嬰兒的小狗；就連天生性格強硬，向來不那麼容易接受訓練的貓兒，最近在表演奇能的娛樂

### 誰是首創？

由於一件早秋新款半身裙涉及「抄襲」漢服「馬面裙」，名牌迪奧（Dior）再成話題，也令人聯想到時裝設計的原創性和署名問題。其實，這是經常出現的現象，往往只是爭議一段時間後，或不了了之，或各方私下了協義，下不為例或下次注意。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歐美媒體出現過頗轟動的「名師抄襲」新聞，涉及兩位當時得令的設計師：法國的聖羅蘭（Yves Saint Laurent）控告美國的卡爾文·克萊因（Calvin Klein）。聖羅蘭的設計天才也是國際公認的，他更是迪奧創辦人兼設計大師Christian Dior猝逝後獲該品牌任命的首位設計師，當時才21歲的他被形容為「時裝王子」，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幾乎是他的天下，多款設計成為經典而被博物館收藏，他也是至今為止，唯一一位先後獲法國總統頒授國家最高榮譽勳章的時裝設計師。

但卡爾文·克萊因來頭也不弱，他出道晚十年，卻是美國八九十年代當紅設計師，他的設計沒有聖羅蘭那麼多元化，卻以美式簡約著稱，配合其無孔不入的行銷手段，個人名氣和品牌名稱深入民心，尤以中性時裝和中性香水聞名，他曾被指「抄襲」涉及聖羅蘭於六十年代設計的女穿西褲（Le Smoking）



### 計算幸福

廣東人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酷夏，這個夏天已有多日超過40度的高溫，就連一向以自己身體素質較好而自得的本果也在此大暑那天中暑，頭昏腦脹，渾身發燙，終於體會到為什麼酷夏亦被稱作「苦夏」。

好友曉夢結婚的消息為這個苦夏帶來了一絲甜。大抵是因為疫情的緣故，抑或是因為曉夢和她新婚的丈夫都是再婚，曉夢沒有舉行婚禮，朋友團的照片上，只看到他和他臉上同樣平靜和滿足的笑容。

曉夢的再婚讓我想起了已讀過數次的張愛玲的小說《傾城之戀》。在張愛玲的故事裏，離了婚的白流蘇在香港落魄時期遇上浪蕩的富家公子范柳原，兩個人都是極其聰明又極其自私的人，但內心深處對愛情也都同樣抱有期待，於是兩個人在大戰爭的縫隙裏引爆了一場小戰爭。一對精明的成年人，在金錢、地位、感情等方面明裏暗裏地計算着自己的得失，亦步步為營地算計着對方，把男女之間的戰爭進行得精彩繽紛，就連真正的戰火也成了映襯這段感情的絢麗背景。

白流蘇和范柳原的結局是幸福的。戰爭讓原本在世界各地奔走的范柳原留在了香港，白流蘇最初選擇的「她決定用她的前途來下注」，竟是賭贏了。范柳原留下來，和她在一起過起了平實的日子，給了她期待的婚姻，以及兩人在患難與共中碰撞出來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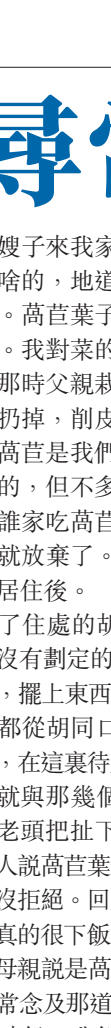
曉夢的故事與白流蘇極相似，她遇到的男人亦是如此，兩個人都經歷了失敗的婚姻，再面對獲取幸福的機會時都小心翼翼，想得到，又怕再失去，兩個人在未來的天秤上左取右放，算了又算，猶豫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最後，他們在年復一年的疫情中找到了彼此依靠的理由，他求婚，她便應了。這是曉夢在算計的過程中沒有計算到的，但結果卻是那樣自然地讓她觸摸到了幸福。

另一位朋友如歌亦是精於計算的女子。如歌與曉夢同樣，曉夢在她前一段婚姻出現問題時果斷地選擇了離婚，而如歌在丈夫愛上了別的女子之後，仍舊把她的婚姻堅持下來，丈夫移情別戀十年，她在婚姻裏巋然不動地堅守了十年。在如歌的天秤上，貌似完整的家庭，兩人共同擁有的孩子、財產、社會地位等等，與丈夫在婚姻外所謂的愛情達成了完美的平衡。如歌的計算很精確，除了丈夫游離在外的一顆心，她什麼都沒有失去，而那顆游離的心，也被她用兩個人共同的利益牢牢地捆綁在他們的婚姻裏。

就像白流蘇和曉夢一樣，如歌在「戰爭」裏也成了最後的贏家。沒有算計的愛情終是抵不過計算恰當的現實，丈夫的「愛情」漸行漸遠，繁縷不散的疫情卻成了如歌最好的幫手。疫情期間各種各樣的出行管控把丈夫的身體牢牢地捆綁在如歌身邊，連那顆游離的心也慢慢收了回來。

小說裏的主角們和現實中的女子們似乎都通過各種算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幸福。然而，如果在小說裏沒有真正的戰爭，在現實中沒有遭遇疫情，他們的結局又將如何？幸福果真是可以通過計算得來的嗎？

天氣太熱，或許我們可以喝一杯冰水，再冷靜地想想答案。



###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那時候被視為具革命性的設計，雖引發爭議，卻促進了性別平等，也影響不少後輩設計師，包括卡爾文·克萊因，他也是從中取得靈感而已。所以，這段「抄襲」官司也不了了之，畢竟聖羅蘭的 Le Smoking 已眾所周知。

不過，擔任經典名牌主設計師並不容易，他/她一年至少要有為品牌設計6至8個系列，包括兩個高訂時裝、兩個女裝成衣和兩個男裝成衣，還有一些所謂副牌或分支，比如早春或早秋或度假系列等等，對主設計師構成的壓力極大，雖然有一個團隊支持，但主要意念仍是主帥的責任。所以，互相學習、借鏡是「常態」，至於是否創新或誰是首創？不是你自己說了算，還要得到同行、媒體和公眾的確認，尤其是「時間老人」。以曾經風行一時的「迷你裙」為例，許多時裝愛好者普遍知道的是出自英國女設計師瑪莉蘭（Mary Quant），但不少人指法國設計師安德烈·庫雷熱（André Courrèges）才是迷你裙的發明人，甚至有指同為英國設計師的John Bates，因為他當年推出一款露背熒光連身超短裙，被視為迷你裙的雛型。

不過，人們有共識的是，瑪莉蘭當時的名氣或其市場營銷手法令「迷你裙」這個新生事物，得到大眾的接受和喜愛，也是重大貢獻，所以，她在時裝史佔有一席位。